

《焚香记·阳告》

主要角色

敷桂英：正旦

海神：外

判官：净

小鬼：丑

情节

敷桂英得王魁休书，又被鸩母逼令改嫁，无奈至海神庙，哭诉王魁负盟，持罗带自缢。

注释

正旦唱功戏。上海昆剧团重排，增加水袖舞蹈，更具可看性。

根据《振飞曲谱》整理

(海神上。鬼判随上。)

海神 (念)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吾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白) 吾乃海神是也，连日巡查海盜，未曾归殿。今有莱阳敷桂英，到殿诉冤。鬼判，肃整威仪者！

鬼判 (白) 啊！

(敷桂英上。)

敷桂英 (白) 苦吓！
(端正好) 恨漫天无际，
阿呀王魁吓，
闪赚人无靠无依。
俺向那海神灵，诉出从前誓，
勾取那辜恩贼。

(白) 奴家敷桂英，被王魁负盟再娶。妈妈逼奴改嫁金垒，几乎殴辱而死。此恨无由伸诉，只得到海神庙中，把昔日焚香设盟情由，细诉一番。来此已是，不免进去。

(滚绣球) 吓！啊呀大王爷爷吓！奴家敷桂英，与济宁王魁结为夫妇。前年上京应试，一同在神前焚香设誓：若负初心，永坠地狱。谁想他得中状元之后，另娶了韩丞相之女为妻。一旦把奴休了，害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此把昔日焚香设誓情由，细诉一番，望大王爷爷早赐报应！

他因功名阻归，
寄莱阳淹滞。
与奴呵，水萍逢遂谐了匹配。
从结发几年间，似水如鱼。
我将心儿里没尽藏的倾他，
意儿也满载的痴，
谁想他暗藏着拖刀之计，
一谜价口是心非。
他铁铮铮道生同欢笑，
啊呀！
死同悲，呸！
到、到如今富易交，贵易妻。
啊呀大王爷爷吓！
恁道是薄幸何如？

(白) 望大王爷爷勾取那厮到来，与奴对证！
(叨叨令) 这根由天知和那地知。

(白) 他赴科场时，与奴呵——
 (叨叨令) 一同价在神前焚香誓，
 他负盟的在刀剑下成粉齏，
 他惨模糊心瞞昧，
 一旦的幸登了选魁，
 他气昂昂忘了貂裘敝，
 别恋着红妆翠眉，
 他笑吟吟满将糟糠弃。
 心儿里兀的不疼杀人也么哥，
 兀的不疼杀人也么哥。
 啊呀大王爷吓！
 恁赤紧的勾取那厮，
 与咱两个明明白白的对！

(白) 大王爷怎么不言不语，不睬着奴家？那厮呵！
 (脱布衫) 他好生的忘筌得鱼，
 命犯着再娶停妻。
 那日在大王前言犹在耳，
 却怎生假装聋佯没些理会？

(小梁州) 那厮他欺逛神灵姿意为，
 全不怕冥法幽司。

(白) 望大王与奴作主，
 (浪头) 一任价一拜一悲啼，
 肝肠碎！怎不管这情词？

(白) 吓大王爷！大王爷！大王爷不睬奴家，不免去求判官老爹。吓，判官老爹，大王不睬奴家，烦你在大王面前，方便一声，那日焚香设誓，你也是知道的噫！

(么篇) 自那日从头至尾盟心誓，
 一一的你却也都知。

(白) 判官老爷与奴方便一声，咳！判官老爷也不睬奴家，不免去求皂隶哥。
 吓，皂隶哥！牌子哥！判官老爷不肯与奴方便，烦你们在大王跟前禀一声。吓，皂隶哥，牌子哥，呀啐！呀呸！

(么篇) 他们都佯不睬无答对。
 (白) 看一堂神圣都不睬奴家，
 (敷桂英哈欠。)

敷桂英 (白) 神思困倦，不免就在神案前打睡片时，起来再诉！
 (么篇) 烦絮得神魂颠倒，
 心慌惚睡魔催。

海神 (白) 鬼判，将她睡魔揭起！
 判官 (白) 啊！
 海神 (白) 敷桂英听者：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你与王魁善恶相关，怎奈阴阳间隔难以处分。直待你阳寿终时，到我殿庭，明白此事！
 鬼判，将她扶出殿庭！

小鬼 (白) 啊！
 海神 (白) 收拾威仪者！
 小鬼 (白) 啊！
 海神 (念) 大帝乾坤都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进行。

(敷桂英哈欠。)

敷桂英 (白) 好奇怪，方才朦胧睡去，分明见大王嘱咐，道阴阳间隔，难以处分，直待我阳寿终时，才得与我明白此事。天吓，怎能够阳寿终时，得见大王之面？好奇怪！我的身子怎么到在殿门外了？想是阴官扶我出来的。看殿门已闭，天又昏黑，归又难行，住又难宿，不知什么时候了。

(雁叫。)

敷桂英 (白) 呀！
 (满庭芳) 只听得雁声天际，

瞭瞭咧咧耿耿凄凄。
 它那里惨离群任孤飞，
 只是一生一配，
 又谁知那有人心的也不念着一夜哎夫妻！
 他那里绣罗帏只是成双作对，
 俺在这泥神庙倚砧枕石。

寻思起就里，
 心窝中疼也不疼，满胸臆气也哎不气！
 (上小楼) 只见那阴风惨惨冲人冷气，
 最苦是眉锁愁云泪眼双星月暗天迷，
 似昏沉心乱搅冤家头绪，
 又谁知万千愁横生梦寐。

(么篇) 我只将冤苦伸，
 恁道是阴阳隔，
 俺便索须舆做鬼，
 视死如归心不生悔，
 现如今无靠依难凭据，
 只是不存不济，
 挨得我疼无声，哭得咱眼枯双泪！

(白) 且住，方才大王爷嘱咐，毕竟要我死。我若不死，怎得见王魁？只是这个所在，
 将什么东西自尽呢？吽，我有罗帕在此，将它做个了身之计罢！

吓，啊呀罗帕吓罗帕！
 (念) 可惜你千丝万缕，织成一段离愁，不知前世甚冤仇，今日将咱了首。
 就里恁惶知否？眼中血泪难收，从今与你两情休，啊呀留在咽喉左右！

(快活三) 这些事，
 生独自倒不如死疼棲。
 假饶是冤家啊呀不同妻，
 啊呀王魁吓！

(朝天子) 我断断不放恁与那新夫人和她做一处！
 我把红颜玉姿，
 掩黄沙白骨，霎时间辞人世。
 这的是下场头夫妻们恩义，
 香罗帕做仇敌。
 只是花褪香枯，
 可也脂抛粉坠，
 啊呀王魁吓，
 我向前行你也难回避。
 啊呀桂英吓，
 哭咱一会！
 啊呀王魁恁那负心的贼吓，我骂，骂他一回！
 啊呀天吓，我这、这的是永决了咽喉——

(夹白) 啊呀，
 (朝天子) 气！
 (白) 罢！

(敦桂英下。)

(完)